

六臣註文選

三十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

王簡栖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

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

琅邪王巾制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郢州從事後

為輔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

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相公之廟有歌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

詩傳曰挹輒也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相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

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軒
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韓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况視聽之
高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

外若存若云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善曰僧肇
涅槃論曰

視聽之所不暨曰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云
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

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向曰目無是以掩室摩
所見故若存若云心無所繫故不生不滅也

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
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

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
處良曰掩室謂斂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提國處

寂滅道場此言斂心於摩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
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

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

摩
以

館
24

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憎肇論曰浮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統

曰杜口謂不言也餘同善注 然語釋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

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

文也 濟曰尋常倫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疇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

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 是故三才既辨九曰五福 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

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善曰此顯言之功也周易

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

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 向曰三才天地人也 翰曰太極天地之始 言之不

可以已其在茲乎 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

向謂駿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然交繫已也如是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

所筌窮於此域善曰交六交也繫繫辭也因交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交繫之所明窮生

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筍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銑曰繫

繫辭也筌期也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善曰此域謂道也

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

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

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

故名號絕彼岸謂覺悟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

於無則俯弘六度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

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

頭陀寺碑文

深

館

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
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
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
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
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敬也
禪定以守靜也智慧以通其理也

終始 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
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

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
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

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
知其體性質相者也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

之所 **不可以學地** 五臣本作 識智字 **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

槃之蘊也 五臣本作乎字 善曰妙法蓮花經曰昔住學
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
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

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濟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滅也蘊積也夫幽

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善曰周易

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

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

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以響大鐘虛其體

以受扣扣來無不應之以聲况法身圓對規矩真立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

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

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真權無謀而動與事會銑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

比法一名對法也圓對蓋謂無滯闕一音稱物宮商潛也真立謂與真昧之道相會而立也

深

運

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良曰言道

合萬物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

善曰如來佛號謝靈運金

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真無復有如之理

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端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如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

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向憑五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也

街之軾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街之安車五街五乘天竺言街此言

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街故改為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

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弱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銑曰如來乘五街之安車五

街五乘也軾車上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夜不止而如來化救之使濟矣

之門大庇交喪

善曰維摩經曰雖行入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入正之

開八正

平路田眾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翰曰一正見二思惟三正
 語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八者
 大蔭其入交喪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

失於道者也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
 五臣本 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
 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開

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鍵門
 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

能與於此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
 不竭莫知其所由也 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遠也關鍵皆所

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門 行不捨之檀而
 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

施 善曰夫心愛眾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為
 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眾生

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
 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

天竺三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
 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

深

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良曰捨唱無緣之慈而澤周

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萬物善曰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則慈無所寄

萬物故大士之慈離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

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

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

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

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中

行慈故為演勿照之明而鑿窮沙界善曰天以明照

無緣之慈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

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鑿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

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

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濟曰演廣勿無也大聖

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導三機之權而功濟

私照之明而鑿極於沙數之界善曰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

塵劫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

辯云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

土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此於微塵數其劫復過是翰
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人以為機之權人人以機應則多惑
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劫猶世也
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九矣哉又曰四營然後拂衣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雙樹脫徒金沙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曰
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

邊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 銑曰
言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婆羅樹間脫徒於金
沙河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婆羅樹也徒履也

况惟惚

五臣作忽

不暾不昧

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惚惟惚王弼曰惚惚無形不繫之
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暾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
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其無繫記記乎其無
薄也微妙難各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
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况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深

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

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敵大矣

哉善曰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

世界為大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

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

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

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

大涅槃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

涅槃於天冠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

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良曰棲遑謂游處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
行其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曰焚燎火也
堅林謂眾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其
質雖盡其聖靈虛
空不可盡歇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
任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漢
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正法既沒

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為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頽壞也

為得一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

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宏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

者鍾會曰一亦道也向曰正法既設人多穿鑿異端競起

違於大法以色相執理以音聲求順非辯偽者比微言

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

於目論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

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

之過是目論也銑曰意順於非法以為是口辯其於是

偽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目前狹論也

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紐善曰

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

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

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

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陸

開

頭陀寺碑文

館

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網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 翰曰幽讚謂遠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頽壞之綱紀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如人衣有紐帶也

也 陰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 善曰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

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偏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真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立能行正法以濟眾物如雲陰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 曜

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善曰劉蚪曰菩薩負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

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父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暗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

之處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

於道重深昏暗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

之處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

之處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

之處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

之處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

之處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

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

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

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

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

八正道分 統曰大品經三十七品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

而二比丘興行此法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而折

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覘之齊饗使者使者將亂齊樂而晏子

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

間折衝千里之外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善曰邪黨

者晏子之謂也 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

九十六種論議辯工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良曰九十六

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 一為說喻其心皆伏 既而方廣東

悉無障閼若無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

被教肆南移 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

無窮 濟曰方廣佛號也教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

肆謂教人習法也肆習也 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

鑒金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

頭陀寺碑文

深

信 4

聞焉曾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

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

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

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

地即行七步年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

以問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

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

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

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向曰周莊王曾莊

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也銑曰漢明帝

畫佛像以崇其法也 **然後遺文間** 去 **出列刹** 察 **相**

望 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

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翰曰列刹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有隨乎江左矣**

佛塔也 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

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

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

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

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苻堅光遂
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
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
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遜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
至京師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
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
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
達荊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
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
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向曰佛圖澄羅什
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教跡多也 銑曰道林惠遠二
僧名並有高道皆游於吳

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

門太子曰向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
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
利涉大川海賦曰漉蕩浩汗又曰霍濟
渡渭蕩蕩雲沃日 良曰沃流也蕩動也

北則層峯削成

頭陀寺碑文

深

日月之所迴薄

善曰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

曰向恐日薄於西山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善曰左氏傳

濟曰迴照也薄迫也

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

東望平臯千

里超忽

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信楚都之勝

地也宗法師行繫珪璧擁錫來游

善曰毛詩曰有

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東脩其心錫錫杖

也起 起 銳曰珪璧比有德

以為宅生者綠業空則綠廢

也善曰言身從綠生綠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綠生

見僧肇曰身眾綠所成綠合則起綠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

謂無明綠行行綠識識綠名名綠色色綠六入六入綠觸觸

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

諸法良曰宅居也言知綠業皆空虛則存綠之心廢也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

善曰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

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濟曰軀身也言人志欲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

欲捨百齡於中身徇騰膚於猛鷲

善曰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

亦齡也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云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嬉龍鬻水處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騰

膚肉也猛鷲鷹也稜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鴿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鴿鴿來投我稱己身肉與鷹代鴿也

班荆蔭松者久之

善曰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

辭曰山中人為芳杜若飲石泉為蔭松栢向曰班荆蔭松謂山野之居班布也

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善曰沈約宋書茅武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

碑文

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 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象也 後軍長史江夏

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 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

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冀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會稽郡孔君本屬也諱名也

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 善曰周禮曰薙草下土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

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 翰 安西將軍郢州刺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 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

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 復為崇基表利立禪誦

之堂焉 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以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 良曰刹塔也

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
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
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
者用此者也 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
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
斗數也言斗數煩惱以歸正真 後有僧勤法師貞節

苦心求仁養志

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
九詠曰徒勤躬苦苦心論語子曰求仁

而得仁莊子曰**纂修堂宇未就而沒**

善曰國語祭公
謀父曰時序其

德纂修其緒 銑
曰纂繼沒死也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善曰魏太祖
祭橋玄文曰

懿德高軌况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
變化之不可逃 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壑人以爲固
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
歲月速也 **僧徒聞其無人椽** 衰
椽毀而莫構可為長

太息矣

善曰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
椽椽也椽棟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 銑

頭陀寺碑文

解

曰棟棟也構起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紉三王絕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二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

名濟曰洪大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善曰禮記曰周人祖

也紉猶綴也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不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

昭明升舉此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善曰尚書曰成湯時則有

道而復行之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

去賊興復祖宗向曰格至光充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開又大開惠澤興復續壞之理也

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

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曰帝命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

安其下人濟其多難為君之道也康安也步中雅頌驟合韶護善曰禮記曰步中武象驟

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向曰韶炎

舜樂護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也

區九譯沙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州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常氏重

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彼于流沙解朝曰東南一

尉西北一候銖曰炎區南方之蠻夷重譯語而來朝天子

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以同候非常之事也一候者言少邊遠也粵在於建武焉善曰

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為建武良曰粵辭也建武齊帝年號也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

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

謂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

也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善曰方城謂楚龜

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隋武子曰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

頤陀寺碑文

深

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銑曰方城楚也
龜蒙魯也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
訓而咨於故實言江夏王為鄂州亦有此事也

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

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善曰
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
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誼字士穆為江
夏王鄂州行事者謂王年勿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
事也 翰曰誼為江夏內史為王勿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

智刃所遊五臣本日新月故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
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

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
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云月無忘其所能也 向曰明智之理
斷割之道如刀刃之利善政來者為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善曰瑞應經曰如葉二弟問迦
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

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銑曰虛心求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

幾衣巨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孟

子曰有為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棄井也翰

曰概恨也篲土籠也有以籠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篲之土而不成山者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棄因百姓之有餘間

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因百姓之有餘間

天下之無事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庀耳徒揆日

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向曰間伺也庀耳徒揆日

各有司存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匹婢切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

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於是民以悅來工以

心競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亘丘被陵因高就遠翰曰亘徧也層軒延袤起高樓故曰就遠也

顯院寺碑文

深

茂上出雲霓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

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飛閣上陵青雲霓

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袤也飛閣

逶迤下臨無地

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王逸曰逶迤而長移與迤音

義同楚辭曰下嶢嶢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為珠

網朝霞為丹腹

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丹腹以赤飾

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

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

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

穀風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良曰

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崖谷共清風泉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

崖谷共清風泉

相煥金姿寶相永籍閑安

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

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濟曰煥亦清也

金姿寶相言佛之靈象也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息心了義終焉游集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原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

向曰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

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

其名焉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言時稱伐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頭陀寺碑文

碑

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
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
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邵美
也 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
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 敢寓言於

彫篆庶髮髻乎眾妙 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
童子雖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

玄眾妙之門 翰曰寓寄也雕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髮髻
不分明貌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眾妙之門 其

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
玄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

濁重者下為地 向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善曰周易曰
曰天地初分之時也

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蚊行
喙息蠕動蝻蝻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龍賦曰摠美惡而

融融播萬族乎一 溥源上派澆風下黷 善曰莊子曰德
區 銑曰器物也 又下衰及唐虞

溲溲散朴淮南子以溲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泝水別流也字
林曰驥特垢也杜木切 濟曰溲和之源自上流泝而澆薄

之風垢濁於下驥垢濁也 **愛流成海情塵為岳** 善曰瑞應經曰感傷
世間沒於愛欲之海

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
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亦見多為

惡日積亦多也 向曰愛欲至多若 **皇矣能仁撫期命**
流水成海情想漸積若塵飛為岳

世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
能仁不退轉法經佉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

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拯拔故
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翰曰皇大也撫
期謂千年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應千年之期而命

跡於 **乃睽中土聿來迦衛** 善曰毛詩曰乃睽西顧又曰
世也 聿來晉宇瑞應經曰菩薩下

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
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 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睽顧中

土聿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
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頭陀寺碑文

深

卷之九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百何沙
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
火宅拔濟衆生
良曰奄同荒理也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 善曰毛詩曰殷

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
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
而還默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
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

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觀菩薩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
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向曰四門同善注後太子居於深山
不飲不食箕坐叉手閉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

云幽求 **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
六歲 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 **帝獻方石天開淶**
心樂靜無為無欲 濟曰既已也

池 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
用意即頰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
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
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

用名為指地池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

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地燥

浴畢欲出無所攀地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
通莊九
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折安步三危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夔九折阪數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農尚書曰竄三苗于三危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頭陀

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行也莊道也

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嶺謂心靜雲起
謂其應感也

著山廣運給園多士
善曰法華經曰佛任王舍城著闍嶺

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

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向曰著山謂著闍嶺
金粟來儀文

頭陀寺碑文

解

殊矣止

善曰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皇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內

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曾侯矣止 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矣至也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

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順人性終始不已 法本不然

今則無滅

善曰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

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 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

象正雖闡希

夷未缺

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史記曰酒闡漢書音義文穎曰

闡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翰曰象正謂

正法也闡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法雖微然其無為之道未缺發也 於昭有齊戒

本作式字 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拙 明洩反協韻 善曰毛詩曰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朝
 曰不足以揚洪烈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
 溺喪於玄律漢書音義章昭曰柶也音裔胡泚切叶韻
 向曰於數美之辭也昭明揚舉洪大烈業也言齊有美明之
 德用舉大業脩其壞法 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柶掉也
 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舟之濟川而得
 其掉也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
 度之二行也 良曰名區謂

置寺之所也禪靜慧智依所也 倚 五臣本作傍字 據崇巖臨睨
 言此處靜智之人所託居也 睨 睨視也 睨視壑川也 溝池湘漢堆阜

通壑 善曰楚辭曰勿念臨睨夫舊鄉說文 溝池湘漢堆阜
 曰睨非視也 濟曰睨視壑川也

衡霍 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
 為堆阜也 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池

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
 他之小衡霍如堆阜之小湘漢江也 衡霍山名 臚臚武亭

臚幽幽林薄 善曰毛詩曰周原臚臚莖荼如飴上林賦曰
 厚臚千里藜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

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
 薄也 向曰臚臚草貌亭臚平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 媚

禪院寺碑文

深

茲邦后法流是挹

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也邦后謂江夏王也法流言江夏王

本此佛法而挹酌也

氣茂三明清超六入

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

明生憎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

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翰曰茂盛也三

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盛也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言靈宇載懷興音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音之

靈字寺也

丹刻翬飛輪奐

煥離立善曰左氏傳曰丹栢

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隣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皇殿春秋

元命苞曰火離為鳳皇邵魏文帝謀曰鳳皇立翬濟曰丹刻謂殿字丹色而刻鏤之輪輪困高大也奐

文章貌翬雉也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象設既闢

容已安

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粹然見於面趙岐曰粹潤澤之

貌向曰象謂佛之形象也開開也眸容潤澤之桂林冬

燠於松疎夏寒善曰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曰

辛而冬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善曰瑞應經曰佛已勝

幡西振貞石南刊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

之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名昭謚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有五本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

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

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

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

凌人翰曰晉分東海郡為東蘭陵蘭陵為南也

齊

稷契

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

受錄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

書璇機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

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錄並天子將與之符應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

以寧亂魏氏時乘五百本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而為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善曰尚書曰

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良曰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此其

峻也積石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

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

蓋當時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

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翰曰宣皇帝安陸王之祖

也高帝即位追尊也

考景皇帝令道居貞卷懷前代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濟曰考

父身正也言含道居正可卷懷前代帝王也公含辰象之

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况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

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月星也河岳之精靈雄聖而仁

向曰謂絢也辰象日

氣蘊粉

風雲身負日月

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

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翰

開

曰蘊積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

立行五臣本作身字

可模五臣本作從才

置言成範

英華外發清明內昭

五臣本作照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

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向曰範法也

銑曰外謂貌也內謂心也

也內謂心也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

善曰孝經曰夫者天之經地之義民

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

翰曰

簡久遠大之方率由

斯至

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

大可以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自由用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

不知

善曰毛詩曰永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濟曰言挹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

潛行於水曰泳也

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

昭昭若

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善曰傳子

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孽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銑曰三辰日月星也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善曰典引曰四瀆江河淮濟也

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德無爽神靈日照光萬物

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善曰論語顏回曰仰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近者乎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

不言而治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善曰漢

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

善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惟能銑曰庸用也蒞臨

也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

所詳今可得五臣本略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

安陸昭王碑文

漢

漢 24

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術也濟曰水德方衰天命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可略而不言也

未改 善曰水德謂宋也左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翰曰未改謂宋祚未終 **太祖龍**

躍俟時作鎮淮泗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

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

鎮淮泗 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升為天子也俟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 **如**

仁夕揚之志中夜九迴 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賜一日而九迴 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

至於中夜九迴 **龕** 堪 **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 善曰思慮也揚驚也 **廣雅**

日龕取也枯眈切
向曰龕勝也

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

夕從容左右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圖也濟曰言緬陪奉太祖左右

蓋同

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

善曰周書晉平公使叔譽

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

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

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

五也向曰王子晉初游洛濱年十五張辟彊為侍中年十

五言安陸之見委任同此年也起子聖懷發言中旨

善曰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

動靜顧問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善曰蕭子起子聖懷顯齊書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

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焉言王初為宋劭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使其掌之也

安陸昭王碑文

深

信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濯以顛覆
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
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銑曰芬香也言其
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

帝出于

五臣
本作

于震日衣青光

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
東方春秋元命苞孔子曰扶桑者日所

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
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
秉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 良曰
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君

也衣青光者亦
取其木色也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齊受禪緬其安

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
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其以
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向曰太祖既立位乃封緬
為王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茅

土以立其社
也俾使也

受瑞析珪遂荒雲野

善曰周禮曰典瑞
掌玉瑞鄭玄曰人

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朝曰析人之珪擔人之爵毛
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雲野雲夢之野 濟曰瑞猶福也

卷之七

七

析分也珪諸侯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
故云分荒理也雲野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
式掌儲命

帝難其人善曰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知之為難

翰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也公以

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

可用為儀向曰協隆二善仰敷四德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栢中

允信也膺當也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卅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卅子齒於學其一日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日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

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銑曰博望協合隆盛敷布也二善謂專君事父事長也餘同善注

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善曰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山龍樓門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

安陸昭王碑文

深

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苑之
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門名峻高也
獻替帷宸實掌

喉脣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
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宸帝坐也禮記曰天子

太子獻其事可者發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幄之間臣諫

不已喉脣謂出納言辭
也宸戶幄間也替廢也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善曰

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禮記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

漏銜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
也禮云王言如絲也言意也
前暉後光非止恒受臣

本作授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立亦得四友自吾
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向曰言前後所任皆

有光暉非上與恒
常百官所授同也
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善曰蕭

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子胥以
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出納

惟允劔璽增華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

解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劍增華謂自燕子而益其榮華也
良曰編遷侍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

璽抱劍增華謂自燕子而益其榮華也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能豹臨戴

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右稷契司徒咎

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壽戴大臨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仲熊叔豹濟曰伊惟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

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伍緬遷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在繩連體權衡

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翰曰自

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戴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

贊助也權衡謂政理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善曰

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

將為除之謂欲使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病者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

安陸昭王碑文

深

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都會殷

關河之重決決大邦統曰姑蘇地名切重也

負提五臣本作阜提**封百萬**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并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也殷大阜盛也提封謂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

全趙之袷服叢臺方此為劣善曰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袷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

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有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翰曰臨淄齊國人眾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都亦何足稱盛也

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

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

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

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

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向曰騫弘義讓以勗君

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故也五臣本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作用字上德綏用中典

善曰論語識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于寶晉紀曰丁固文覽

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

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收箴老子曰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

刑平國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善曰漢書曰張湯

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以倪寬為獄讞掾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良曰哀其有罪宿訟兩

讓而同歸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年令宿訟許伯等

相責讓濟曰宿有爭訟不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

決者皆沐緬化兩讓而歸也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善曰史記曰楚考列王立

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

栢公曰加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

安陸昭王碑文

解

淮

郡太守吳人餓死收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翰曰

春申君黃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收為吳郡守吳人饑乃發倉

賑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封疆界也緝和熙養

也氓庶**夏首藩要任重推轂**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

百姓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

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

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荊州牧也古之遣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載送之鎮荊州并有軍故也

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

言荊州以江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善

衡巫三江名吳都賦曰徑路絕**西通鄧**憂**鄧水陸之塗**風雲通良曰衡巫二山名

三七善曰左氏傳曰鄧南鄭人杜預曰鄭今鄧鄉縣南江水

所湊濟曰鄧鄧邑名是惟形勝閩外莫先善曰漢書田肯

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閫以內寡
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苦本切
翰曰閫門限也邦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者天下無先也建麾作牧明

德攸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蕃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注曰文王克明德慎罰向曰麾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善曰孟子

旗類也以毛為之濯之秋陽以暴之綦母邃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

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銑曰暴曬也陽日也言思育下人如秋日之和人曬其光愛其温也其威明又如夏日之盛

人皆畏其猛也澤無不漸子蠓蟻之穴靡遺善曰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

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明無不察

容光之微必照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濟

曰容光小隙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善曰史記曰臯陶曰近可遠在己鄭

安陸昭王碑文

澤

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翰曰其政慧與八風俱翔

德與五材並運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

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

懷適無不肅善曰阮嗣宗勸晉王牋邑居不聞夜吠

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

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

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

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作

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

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

故戮力來祥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

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

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也五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善曰漢書音義曰書刺

臣注同

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

苦寃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
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
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
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繼屬不絕課更
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
里之統者也良曰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餘同善注

居近侍兼饗戎秩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濟曰謂入為侍中

兼驍騎將軍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

候府寄隆儲端任顯

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康

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翰曰候府宿衛之官也諸端任顯謂緬為太子詹事也

西兩晉茲選特難

向曰謂此官晉朝
選人任之特難也

羊琇願言而

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善曰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

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
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

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僕
射領詹事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嘗謂武帝曰

安陸昭王碑文

解

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
位琇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
羌有功為輔國將軍領
太子詹事故云後至
升降二宮五臣本作君字
今績斯侯善

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中領軍太子詹事良曰言其
政善之功可待成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侯待也
禁旅

尊嚴主器彌固善曰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摠齊禁
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主器謂太
子也緬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彌益也
禹穴神

臯地埒分陝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
穴西京賦曰實惜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昔
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翰曰此緬出為會稽

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臯地也其地
肥沃故云神臯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邵公主之
今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也陝

地名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向曰謂天子都江左
東渚

鉅五臣本作巨字
海南望秦稽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
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

鉅五臣本作巨字
海南望秦稽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
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

鉅五臣本作巨字
海南望秦稽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
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

鉅五臣本作巨字
海南望秦稽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
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

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更名茅山曰會稽 銑曰巨大也

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 淵藪胥萃藿 相 蒲攸在 善

望山會稽山二山之名 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至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

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藿蒲之澤 良曰言會稽

都舊多盜賊淵藪大澤也胥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盜聚人

藿蒲之澤也藿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有盜亦如在於藿蒲

也 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五臣本作室字 善曰漢書曰

有所并也 濟曰言家 郭壘之內雲屋萬家 善曰徐幹

家皆有千金之貨也 郭壘之內雲屋萬家 陳情詩曰

脚躡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薨 翰 刑政繁舛舊

曰郭壘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也 難詳一向曰言此郡多奸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

盜未足云多 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崩

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

備音明 銑曰漢王遵治京兆功効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

安陸昭王碑文

深

山橫行剽劫良人，薄為治二旬之間，賊亂。渤海亂，繩方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

斯易理 善曰：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發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

民猶治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餘同善

注 **公下車數化風動神行**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趙令

神行征艾朔士。濟曰：下車初至也。誠怒既孚，鈎距靡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用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

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鈎，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

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為距也。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鈎距，以得事

情也。孚，信鈎置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奸路而緬為會稽，誠心怒物為人，明信則鈎距無用。

不待楮

八合

汗之權而奸渠必翦善曰尚書曰穢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向曰漢宣帝時長

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問長安父

老偷盜箇長數人做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今

忽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

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色汗其衣吏乃坐里門

出有赤色汗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清無假里

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對惡之長必見誅翦無假里

五臣本作黑字端之藉而惡子咸誅善曰歌錄曰馮門太守

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銑曰同善注

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誤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閭也藉

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賊皆已誅也被以哀矜乎以信順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南陽葦杖未足

情則哀矜而勿喜良曰乎敬也南陽葦杖未足臣五

本作比其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

或字比其仁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

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士老蒲為葦

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濟曰韓詩外

安陸昭王碑文

深

文選五十九

二十七

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言此
蒲鞭未可比縮之仁政也餘同善注
穎川時雨無以

豐異澤
善曰稍波三輔决錄曰茂陵郭伋為穎川化如時
雨擊壤曰伋字細侯光武拜穎川太守 翰曰郭

伋為穎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
言頌之為政雖穎川之惠無以豐也
公攬轡升車牧州

五臣本
作川字
典郡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
有登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

五郡
感達民祇非待期月
善曰論語子曰苟有用我
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

成也 向曰
老安少懷塗歌里詠
善曰論語子曰老者安
之少者懷之 銑曰歌

祇神也
莫不歡若親戚分若椒蘭
善曰孫卿子曰夫暴
國之君將誰與至哉

詠其德也
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若椒

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懼若親戚分若椒蘭 統曰若
如也人好其德
麾掃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

音如椒蘭也
變爭塗去遠
善曰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
門侯後拜穎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

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齋爾書言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

留霸替年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濟曰後漢第五倫為

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去官人有此

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志其遠路不知疲也塗道也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

結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兗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內太守勸入為金

吾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翰曰後漢寇恂

為穎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穎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

城漢池南顧莫重五臣本作莫過千里善本無千里字善曰左氏傳屈完曰方城

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北指峭潼平塗不過七百善曰峭二峭也雍州圖經曰潼

永華陰縣界伏焉正惟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

銑曰峭山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

深

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

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

良曰嶢武二關名不盈千里也

蠻陬

子夷微

古重山萬里

善曰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微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

東阨濟曰陬聚微居也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

剽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

驅略畜田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 翰曰蠻夷聚居時

為人患俘謂生得人也 畜牛馬之類剽劫也

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

望歲時不息

向曰鼓烽皆所以警言候邊賊也

推埋穿掘之黨阡陌

成羣

善曰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埋之穿掘謂發冢而殺人之或謂發冢也 銑曰推埋謂劫殺入而

取物阡陌道路也

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稔禦

善曰

悔欺禦止也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裁制也濟曰藩國也歷任加以戎羯居窺窬伺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邊隙善曰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窺窬伺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羯並夷狄名也窺窬伺也同我邊隙謂伺北風未起馬善曰魏

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善曰魏志臧洪

答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李陵與蘇武書曰涼

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效豐之不虞故嚴

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永明八載

早閉晚開也向曰並謂秋時備守邊疆疆場大駭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胸山左

乃心北眷聽朝不怡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天子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

安陸昭王碑文

深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

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濟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

征

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子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遄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翰曰遄速也

令首塗仁風載路

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

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助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

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善曰漢書音義曰躅

迹也 銑曰軌躅車馬跡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安擾亂也

牛酒日至壺漿塞陌

善

良注 良曰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

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

湯來征塞陌多而滿道也謂緬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

失義犬羊其來久矣

善

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
在漢北犬羊為羣濟曰言夷狄如犬羊之畜**徵賦嚴切**

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呂相告秦秦雖與晉出入秦唯
利是視又曰唯好具求翰曰謂後魏主斂賦

百姓嚴**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善曰漢書田蚡謂韓安國
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

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
也以喻殘賊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蠹害也

以廉風孚以誠德銑曰有舉也孚信也
言行忠信之德也**盡任棠置水**

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子仲
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

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籬一本水一杯置戶屏
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

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本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
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

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
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

安陸昭王碑文

深

似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
金如粟而弗覩馬

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五臣注同
如羊而靡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焞煌人也
遷安定屬國都尉破莫韃豪帥感奐恩上馬

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
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金馬還之
濟注同言雖賤如羊
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
雞雉必懷豚魚不爽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

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
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
翰曰雞雉謂後漢魯龔

為中牟令仁政所致言緬之仁政雞雉必懷其
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
由是傾巢

舉落望德如歸
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
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
向曰蠻夷

感其仁惠皆傾其巢居
部落望緬恩德而來也
推直
髻髻
瓜
首日拜門闕
善

漢書曰尉佗雅髻箕踞淮南子曰三苗
鬢首 銑曰推髻屋首蠻夷結髮之形
卉服滿塗夷歌

成韻 善曰尚書曰島夷卉夷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
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

歸義作詩三章也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
禮義既敷威

刑具舉 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
詩傳曰具俱也 濟曰敷布也 犂民犷 猛古俗

反志遷情 善曰韓詩曰犷彼淮夷薛君曰犷覺寤之貌劉
駒駘與李子堅書曰吏民犂犷比屋為賊犂古

並切 翰曰犂暴之人犂惡之俗皆
風塵不起囹圄 五

本切 沐其仁化反其本志遷情歸善也
寂寞 善曰東觀漢記曰蔡彤為遼東太守野無風塵
魏都賦曰囹圄寂寥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

空虛 富商野次宿秉停苗 側眉切 善曰國語叔向曰
絳之富商韋蓄以過於朝范

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温令境內清夷商人露
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苗畝毛萇曰

田一歲曰苗 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遇盜也秉禾
東也苗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禾秉停之於田也 畧 綠

深

蝗弗起豺虎遠跡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蜀縣可一去檻穽除

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九江東界者四散去良曰蜚蝗蟲之食苗者豺虎

獸之害人者感緬仁德故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

懼威關塞謐靜

魏曰北狄謂魏也謐清也

偵謀不敢東窺駝馬

鮮卑寇遼東蔡彤擊

之虜大破不敢復關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翰曰偵問也謀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

東窺之意不敢南牧

謂齊在南畏齊德也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善曰

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向曰振舉

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善曰楚辭曰龍駕

周章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禦以連翩銑曰龍駕紫蓋並

天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也

卷四

文選

而遘疾彌留歟焉大漸善曰尚書曰疾大漸准幾病日臻既彌留良曰遘遇也

彌留謂疾病不去其身也耕夫釋耒桑婦下五臣本機作不字

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善曰曹植荀侯誄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桑婦感緬之仁惠恐其將薨皆釋去作具以相驚惜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

謂山川所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維永明九年夏五

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

僚如賈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也庶眾僚官也賈零落也言眾官如零落有所失

也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

達于四境善曰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

里相達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夷羣戎落幽遠

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達也

安陸昭王碑文

必至

向曰落落謂聚居部落也

望城拊膺震動郭邑並求入奉

靈櫬

楚

潘司抑而弗許

良曰觀棺也潘司府官屬也

雖鄧訓致

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

德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曰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取悲泣比皆

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耳尚書曰惟有慙德

翰曰晉羊祜為都督荆州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言之二君遠有慙德也

東還號送踰境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沂水悲泣

神駕

白荆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出境也

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

震響普成雷盈塗咽水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岷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

韓詩曰萬人顯顯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棧曰舉國顯顯數慕盈塗

向

曰人吏申祭號哭滿道悲泣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請銑曰臨危謂臨

惟五臣本幾而彌固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

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

忠矣將死不忘衛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

其情固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

我數言遂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

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

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翰曰衛二宮軫

大夫史魚言緬亦有是心雖身亡而意惟鬱結也追贈

勸五臣本遐邇同哀向曰二宮天子太子也謂常事

侍中領五臣本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

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

安陸昭王碑文

開

不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 銑曰皇上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

言明帝納政事之辰登用惟始也 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謂將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

師城門屯兵 良曰允信也明帝初為 聞凶哀震感絕 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

移時 齊曰移時 謂良久也 因遘沈痾 緜留氣序 翰曰遘遇也 謂良久也

於身也氣序 世祖日夜憂懷 備盡寬譬 善曰世祖武 謂經時也 日夜憂懷慷慨發憤 帝臧榮緒晉

書賀脩綫曰日夜憂懷慷慨發憤 勉膳禁哭 中使相望 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

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 道 銑曰勉疆也膳食也禁止也言世祖使勸明

帝疆食止哭中使相望不絕也天子私使曰中使 上雖外

順皇百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

宦 4

衣善曰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懇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

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良曰上謂明帝也皇旨謂世祖意勸喻也濟曰御食也

此移年癯俱求瘠改貌善曰爾雅曰癯瘠也與癯同天倫

之愛振古莫儔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弟

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向曰兄弟天倫及俯膺天眷

入纂絕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

接三代絕業銑曰謂即天子位也膺分命懿親台牧

並建善曰尚書曰分命羲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

曰建大麾以封蕃國又曰八命作牧良曰言對繁弱以

明帝分命近親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

安陸昭王碑文

碑文

路大族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濟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
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
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改贈司徒因謚

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

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翰曰玄言
炎道也盤

悅之麗篆籀直之則善曰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盤悅李軌

曰盤帶悅巾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
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向曰盤帶

也悅中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書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
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銑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

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善曰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

字
4

融廣成頌曰儲積山數廣思何澤 良曰博弈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弈秋天下之善弈也言王之弈思雖弈秋之儲思

無以競其 取睽之妙流睥未足稱奇 善曰周易曰弦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睥而猿號李

虎發而石開 齊曰取睽射也養由基善射流睥而猿號也睥

邪視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

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 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

接下思恭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 尚書曰奉先思孝

吳志曾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 虛懷博納幽關

洞開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

西征賦曰胸中豁其洞開 翰曰道體幽微本

於閑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開通至其妙理也 宴語談笑

情瀾不竭 善曰毛詩曰燕笑語方是以有譽處方世說曰

向曰其情如波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善曰孝經曰言

瀾不可竭盡也 滿天下無口過

安陸昭王碑文

深

于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蓋百代五臣本

世之儀表千年五臣本之領袖曾不愁魚留梁本

摧奄及善曰荀氏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各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

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丘卒公誅之曰晏天不弔不慈遺一老禮記曰

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道遶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良曰愁惜也梁摧謂如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

也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善曰潘岳賈充謀曰秦三

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段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段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言濟曰僑謂子產也

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與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興謠

也秦相蹇叔死秦人皆輟春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凡我僚舊均哀共戚翰曰戚憂也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

三
4

卷之九

此

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夭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

曰落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 向思所以

克播遺塵敵之穹壤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敵之天壤以顯元

功 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也 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敵 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

翰曰刊刻也徽美也 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善曰毛詩商頌文也 翰曰有娥氏女吞燕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

也商則殷也蕭氏殷後故述也 是開金運祚始玉筐善曰金謂殷紂子曰五德從所

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鴻若隘隘二女愛而爭

博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遺卵而此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郊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 濟曰殷以

金德王故曰金運也有娥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善曰論語曰微

安陸昭王碑文

開

庄 4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向曰三仁同善注房蒼神亦白其馬侯服周王善曰毛詩序曰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

故白其馬侯服謂為本枝派別因菜命氏善曰微子之後食邑於蕭

諸侯以奉周王也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揚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肱

之土而命之氏良曰本枝謂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菜其蕭氏之先

蕭叔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涉徐而東義均梁徙善曰謂徙蘭陵

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

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翰曰蕭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

遷居之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自茲以降懷

氏隨魏從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地名也

青拖紫

善曰解朝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向曰懷拖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

崇基巖巖

長瀾灞灞

密爾反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灞灞銑曰巖巖高貌灞灞

德高而祚長也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

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良曰造物謂利萬物也龍飛為升帝位天步謂游於

高遠至艱難也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

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孛星多為除舊布新政易君上也濟曰載則

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

高皇赫矣仰膺

乾顧

善曰曹府君陳實誅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翰曰赫盛也雁背當乾天也

景皇

蒸哉實啓洪祚

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氏謚策文曰光啓洪祚慶流萬國向曰蒸

君啓開洪大祚福也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岳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

安陸昭王碑文

開

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與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應
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銑曰喬高也

期誕德絕後光前 善曰齊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
誅表曰階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

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 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
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後其賢德光於祖考

故云 **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善曰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
先也 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

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 銑曰謂先覺事機也 **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
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翰同善注 **爰始濯纓清猷濬發** 善曰楚辭曰
始濯纓謂緇初入仕時也纓衣領也猷謀濬深也 向曰於

可以濯吾纓毛詩曰襟哲維高長發其祥 向曰於 **升降**

文陛凌池魏闕 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
陛涉赤墀之塗夏侯惇景福殿賦曰乃

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在
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銑

文陛凌池魏闕 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
陛涉赤墀之塗夏侯惇景福殿賦曰乃

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在
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銑

曰文陸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透地行貌魏闕天子之闕

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良曰恩惠仁德如露之霑潤風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緬為吳郡會稽二太守故

涉夏踰漢政成期月善曰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于漢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吾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濟曰夏謂荊州漢謂襄陽緬皆曾理也

日新為盛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盛美之道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善曰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而勿喜又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向曰為上則哀矜下人所不逮也莊敬恭儉禮敬也

草木不夭昆蟲得性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焉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禽獸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夭而得性也

我有芳蘭民胥

攸詠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良曰芳蘭喻其德盛馨香胥相攸所也言入歌謠所以詠其德也

安陸昭王碑文

深

夷春蝨春蝨巖別嶂分

善曰爾雅曰蝨動也 向曰春蝨春蝨動貌巖嶂山也言各分別四居於山也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濟曰落謂蠻夷所聚居處也言其

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來其徒相從如雲之多也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善曰莊子邠人

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 銑曰挈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

言人回首請吏曾何足云

善曰封禪書曰昆蟲聞澤迴首面內漢書曰邛笮之君長

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長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謂願

歸帝命以爲臣也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

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

彼蒼者天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

毛詩曰彼蒼者天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

一簣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

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一簣也

四牡方馳六

卷之四

龍頓轡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頌頌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儀以東竭方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

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乘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而日御不駐頓下其轡光

陰已設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斯民曷仰邦國殄瘁善

毛詩曰人之云云邦國殄瘁向曰緬既死矣此下齊隕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

晏平行哭致禮善曰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車之駭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趙徂趙曰晏子名平仲故云晏平也趙徂

昌國列邦揮涕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降趙

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濟曰樂毅卒於趙列國聞之皆悲泣揮涕也况我君斯皇之介弟

善曰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良曰君斯猶

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哀感徒庶慟

興雲陛

善曰注思七略曰閭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差峨

云陛者不指斥言也亦言陛下也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

善曰禮記曰君

上鄭玄曰攢猶叢也

向曰攢謂堂中權殯之名也

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汎歸軸謂舩載其柩以歸也以舩比車故云軸也

野莫爭攀去轂

銜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以申奠

渚號追臨波望哭

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

動濟曰循其洲渚號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善曰楚

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于終古也

塗由帝渚朱

軒靡駕

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

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緬極路由此水

東首瑩園即宮

宦

長夜

善曰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坐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

夜慈母去中堂

向曰東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宮居也

逝川無待黃金難

化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銑曰待猶停也黃金難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川不停又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

徒刊芳猷永謝

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死矣徒為之也永長謝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墓誌

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大祖為劉獻取王氏

女壽卒天監元年下詔為獻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獻取王法施女也

向曰獻平生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碑文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善曰列女傳曰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

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

畚而去老萊乃墮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

甚脩鴻納之共游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

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

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

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銑曰老萊子婦梁鴻妻

並古之賢婦人也言夫人復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善

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善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

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

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翰曰簪首 欣欣負載在

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也藜蒿類也 欣欣負載在

冀之畦

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畦

音攜 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

也曰季使過冀見冀缺搏其妻盍
之相待如賓冀地名畦田隴也
居室有行亟聞五臣本作

間義讓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

子有行左氏傳趙襄曰臣亟亟訓丹陽弘風丞相善曰

顯齊書曰獻晉丹陽尹恢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

後也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恢是嚙六代祖也故嚙稟

受其訓焉晉丞相王遵是籍甚二門風流遠尚善曰陸

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

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備王樂焉銑曰二門謂劉王也

肇允才淑閫德斯諒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挑蠹又曰窈窕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閫內之德此為善

也禮云內言不出蕪沒鄭鄉寂寥揚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

於閫閫門限也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疑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

劉先夫人墓誌

深

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良曰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楊三
君參差孔樹毫末成拱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
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

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
種之其樹林枌維離五味欖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
之木拱矣濟曰孔子卒葬於魯城北弟子各以其國樹種
之於塋本毫末之小而至於合拱拱合手也暫啓荒延
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

長局幽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壽
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

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矣荒延墓中道局關也**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善曰
喪服

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謀曰唯爾之存匪爵
而貴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為爵祿重也匪非也

開

卷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劉先生夫人墓誌

開化圖書館
Kac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二

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百本作庶幾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昭隣殆庶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

庶幾之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五百本作禮字之非

毀譽所至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高誘曰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

此天才博瞻學綜該明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潘

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至若五百本作曲臺之禮

周萬物濟曰綜理該通也九師之易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上后倉為之

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樂分龍趙詩

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翰注同

析歷齊韓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嶺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

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瓚曰韓固作齊詩也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

趙氏七篇韓齊二家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善曰作詩而能析理也

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三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何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

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向曰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

興其事也**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

必綜向曰謂上諸學技之事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有一人善者無不兼理而學之

東平齊聲於楊史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

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

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

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卅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

卷之四

東平

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岑比之 銑曰漢明帝時

大旱御雲臺之上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

曰蹇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

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揚

雄史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

岑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曰

楚如也 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

其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大急 良曰

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

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

步而成比之於王彼則蔑如也 善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

稱亂陝服 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

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

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

之委以分陝之重 向曰跋扈畔換也上流荊州也時攸之

為荊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荊州比陝州為分

陝之望也如侯甸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文宣王行狀

宋

並鎮益口

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綬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又

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翰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益口也

益口江州也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摠西伐 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

晉熙王燮鎮尋陽之益城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 公時

從在軍 銑曰從世祖在軍也 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銑曰以版封授為寧朔將

軍非臺署之補也 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 善曰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翰曰 于時

景燭雲火風馳羽檄 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

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兩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

下如日景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

書曰元瑜書記翩翩向曰股肱邵陵王王簿記室參

軍向曰掌書記文學之任也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

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

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

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

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

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

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

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

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

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觀承音言王參

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濟
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儀體
氣所以大益於人
銑同善汪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文會王行狀

川

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選
河之重複決決大邦 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復阻也

衆而舉躬說斯在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
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

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躬
詩書君其試之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悅

才其在於竟陵王也躬重也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

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

受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觀
戚以藩屏周室 濟曰太祖高皇帝受

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

賢善曰西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音韶
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 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昭於

武帝為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

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倪寬
為農都尉大同農

卷之四

奏課最連章昭曰最連得第一也 銑曰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此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

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邑正風而

人俗化一也 **篁竹之酉感義讓而失險** 善曰漢書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

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 **邪叟忘其西** 善曰潘安仁楊經誄云日忘於西景 **龍丘挾其東皐** 善曰潘安仁楊經誄云日忘於西景

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婦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五百本作 **龍丘挾其東皐** 善曰潘安仁楊經誄云日忘於西景

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婦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五百本作 **龍丘挾其東皐** 善曰潘安仁楊經誄云日忘於西景

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婦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五百本作 **龍丘挾其東皐** 善曰潘安仁楊經誄云日忘於西景

文宣王行

解

卷之四

道積一歲長乃秉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

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向

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大匠

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寵皆戀寵德義忘

狡其耕農故出仕也東臯則耕農之所也

會武穆皇后

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

幾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

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

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於口者至自禹穴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

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齊曰禹

哀內疚

禮屈於厭

降事迫於權奪

善曰

禮記

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虜將軍也而

茹感肌膚沉痛瘡距

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夕痛甚者其愈遲三

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故知**

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

五臣本作降字**殺**戒**之要**

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麤

衰斬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

子曰本在於上未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翰曰樂之與**

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縗縗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升降殺降****改授征虜將軍丹**

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陽

善 4

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姝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方雜錯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倣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

惠善曰馬衍說鮑永曰幸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神臯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

載穆轂下以清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

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翰曰神臯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

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武帝

本作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濟曰如千戶猶若千

也蓋食邑無定戶故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

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

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置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

徐兖等州以為南州也

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史得至其州蓋遙授也

充徐接壤素漸河潤

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領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

京師并蒙福也

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玉關靖柝北門寢局

漢書曰蘇勤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擗鄭玄曰擊擗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擗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駟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柝外關門之闕濟曰玉關塞北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匈奴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局謂除其關守也

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同乖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

深

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翰曰朝言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

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善曰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

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能五臣本下

敷五典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知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

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王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闡玄闡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善曰

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栢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

三

翰曰闢開也闢門也言開政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息其擊鐘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也寢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

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大和廣布中平之教奪

金恥訟蹊田自嘿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銑曰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

及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金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道也

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實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

繫公是賴善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蔽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蔽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蔽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蔽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

大宣王行狀

係

不作彫鏤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

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

五臣本作歸字

人範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

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師氏掌以熾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向曰謂欲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

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

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

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 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

式是敷奏百

揆時序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庭則百事於是有次序揆事時是也

夫國家之道互

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

善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

諍之義隱謂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 翰同善注

公三極一致愛敬同歸

善曰國語欒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

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二極謂君親也

一致謂忠孝同為一也 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 善曰

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無陶侃曰 國語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齊曰亮信猷風弘大也 又授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

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 善曰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

里名曰神州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 編戶殷阜萌

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 作珉字 俗滋繁 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

深

繁言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眾不可戶說考孰云察余之中情

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

綸允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

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

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

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爲

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爲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案

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已負圖者

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仰惟國典僥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善曰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齊曰擗撫心

哭也天倫兄弟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墮絕于地也銑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內疚

聖王嗣與地居曰奠善同良注 良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

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與地居曰奠**有詔策**五臣本作崇字**授太**

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善曰周禮

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

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實重人尊敬之故坐而論道

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善曰晉中

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

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上殿**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

文宣王行狀

不名劔履

陵一人天子獨許之敬之甚也
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五臣本作矣字 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

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

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

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濟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親

輿上殿今言竟陵賢則如蕭傳 親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

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

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天不愁**遺梁岳頽峻

遺言益厲 翰曰疏表也身死 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 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愁遺一老禮 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

其壞乎翰曰愁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某年某五臣

見亡此人如太岳頽其峻峯也梁山太山也本無

某字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歛以

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

祭太官供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

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

衮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向曰温明秘器皆凶器也袞章

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

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

禮也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故以慟極津門感充

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長樂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疆薨上發曾相所上殿下

喪出津門向曰後漢東海王疆死肅宗皇帝從太后豈徒舂人

文宣王行狀

深

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墟野也肆市也秦五穀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春者不相杵也鄭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而哭商人罷市而哀乃下詔曰褒崇

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公情之所隆善曰禮記

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公也鄭玄注曰公猶因述也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二者尊其親戚

蓋因情所感也今善典法公因也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

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

南徐州良曰謂督祭諸軍之事體睿復正神監五臣本淵邈

道五臣本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翰曰睿聖也復正謂復其

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人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允當也肇自

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銑曰爰及

卷五

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

善同良注 翰曰贊助天

子令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 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公星光也王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克能也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

尚書曰百揆時叙 濟曰揆事穆美也

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

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牆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棗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公邵公也往哲

成王故與之齊美 方憑保佑永翼雍熙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

雍熙 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福社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也

天不

才皇王行狀

慙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誅之吳大
遺奄見薨落
見薨落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誅之吳大

書曰帝乃殂落良
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

戒期龜謀龍表吉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

一習吉襲與習通濟曰先遠戒期謂
茂宗嘉制式弘

風猷向曰式可追崇假黃鉞
善曰尚書曰王左杖黃鉞

翰曰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
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宰領太將軍揚州牧綠綬麗
綬具九錫

服命之禮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綬范曄後漢

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

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謂之九
錫也銑曰綬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
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

曰弓矢九曰鉅鬯也錫賜也古者諸使持節中書監王

如故給九旒鑾輅善曰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輅音路濟曰九旒

輅車也旗也鑾黃屋左纛徒到輶輶涼車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

李裴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纛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壽縣音道守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輅車文穎曰如今

喪輶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尾為之在駕車之馬

駿上致之輶輅車天子喪車名也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二部

虎賁班劍百人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

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向曰虎賁

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

故事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翰曰

太皇王行狀

深

晉宣帝弟謚曰獻竟陵葬禮一依乎故事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

頃直上千仞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曾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

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善曰

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溫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銑曰溫怒弛廢也

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覩焉他人之善若已

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

有之善曰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五臣本作實公貽

恥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氏之盛德也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

以顏色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之貌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

而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恂恂和悅貌降下也方於事上好下規已善曰魏志劉寔曰王

正道事上也每所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於已也而

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向曰殖猶資也帝

子儲季令行禁止善曰文子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禁止銑曰竟陵王武帝子故曰帝子

皇太子弟故曰儲季國網天憲實真諸掌握善曰范曄後漢書劉

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

於重議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職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

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

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善曰

與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善曰任天下

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

士以為民也華衮與緼絺張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文宣王行狀

深

卷之六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采其紱韓詩子
路曰曾子褐衣緼縵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
曰節者柄刻鏤為山抗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
曰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
也緼縵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
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
息四體之役 向曰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
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五臣本作性字 善曰
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
林以為蔭 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
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

以為蔭言竟陵王亦合此性也協合也
丘園東國錙

銖軒冕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
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良曰東國魯
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
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錙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

也乃依

五臣本作仍字

林構宇傍巖拓架

翰曰拓開險隘之處以架屋也

清

後與壺人爭旦緹

提

幙與素瀨交輝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

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銑曰清後謂後鳴聲清也壺人掌刻漏人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後與刻漏之人俱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亦縉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置之

虛室人野何辨

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

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人野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向曰置此小山中虛室則貴

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

高人何點躡屩於鐘阿徵士劉虬

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皙廬江人也隱居東籬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虔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

寸念且行狀

深

宣 4

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虬脩賤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馬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大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濟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僑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竟陵王遺何點搥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劉虬以書荅不應辟故

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爵士謂德高爵而不就皆曰

也爵士也**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

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

徐入寡人請從宣王**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因趨而迎之於門

於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憲后致之有由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

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

三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
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
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
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
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向也對曰先帝
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有由言
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其丹木之奇泉石之

美八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向曰言山居四時有所序述之

文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

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壽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

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休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休之謂

也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爰造九言實該

百行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

文宣王行狀

開

以飾百行也 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

視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

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導五臣本 於未萌申

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善曰於禕於於結禕也儀禮曰女嫁母施

烱古永戒於茲日 善曰於禕於於結禕也儀禮曰女嫁母施

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

申之以烱戒 向曰遵法也禕帶也烱明也言書之可為法

則佩於於帶以慎未萌又 非直曰暮千載故乃萬世

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

一時也命公注解 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竟陵王集

有皇太子九言注解 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

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 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 衛

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 山字

初構超然獨往 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

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宇也 顧而言曰死

司馬彪注曰獨住自然不復顧世 濟曰

卷之六

七

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

善曰國語曰趙

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之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

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

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

屬賢英傍思才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翰曰緬遠也淑美也

匹婦之

操亦有取焉

向曰列女亦圖畫也

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

統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設有客游梁朝者以發後詞曰未見好德愚竊惑

焉

五臣本無焉字

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善曰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

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子之無罪

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

文宣王行狀

深

圖也魯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五吾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棄也杖謂所拄之杖公

以為出言自口驥駉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奔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翰

曰驥駉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所五臣本造箴銘積

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

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尚曰謂門階戶籍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人以訓戒也先是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本懼不怠

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朝罪之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為

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

臣

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

室公將記過巨為誠懼也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良曰虛其己心

以受人言常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百善曰左氏傳曰孟孫卒臧

孫入哭甚哀曰子孟孫之惡我藥石也銑曰受人藥石之除疾信

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濟曰中謂中心

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貴而好

禮怡寄典墳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怡樂也向曰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矣

尚書曰禹曰子思曰孜孜又曰無怠無荒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貌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乃

撰四部要略淨住子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維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任於世無異我

文宣王行狀

開

卷之四

也又云波羅提木义任則我法任波羅提木义滅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任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任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任故曰淨任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任子 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為子史 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之書淨任子謂佛教也

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

之書也 銑曰言此書傳之後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化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話生天竺

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 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釋迦之化也 大漸彌

留誥言盈耳黜殞之請至誠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

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學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

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
 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遽伯玉而賈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
 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
 是為黜殯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歎懇而惻痛 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
 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
 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
 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 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平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文宣王行狀

深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

五百本無既字

以謫去意不自得

善

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

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

及渡

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

也遂自投汨羅而死

向曰汨羅水名 誼追傷之因

五百本有以字 自

喻其辭曰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

投弔書曰聞首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慙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待也

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

側聞屈原兮自

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善曰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

卷之六

九

水在焉汨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相水託流而弔銑

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相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

生即屈原也遭世罔極方乃墮厥身善曰張晏曰讒言罔

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濟曰言遭嗚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方鷓鴣集翔翔合首如勇尊顯

方讒諛得志善曰胡廣曰鬪首不才之人無六翮翔翔

也鬪首不肖也良曰鬪首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

得志在朝也賢聖逆曳方方正倒植善曰胡廣曰逆

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植銑曰逆曳

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

云倒世謂隨夷為溷本胡方謂跖之躄居為廉善曰

伯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躄楚之莊躄向曰下隨伯夷皆古

平原文

平原文

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蹻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
以貞介為濶濁盜賊為廉清者喻棄賢用不肖
莫邪為

鈍方鈇刀為鈇息廉反 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

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
漢書音義曰鈇微謂利也 翰曰莫邪神劍名也鈇錫也鈇

利也言君賤賢用不肖以
神劍為鈇以錫刀為利也 干嗟默默生之無故方善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舒展曰言屈原
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 濟曰默默失意貌生謂

屈生也屈生無
故有此禍也 幹棄周鼎寶康瓠方善曰如淳曰幹

若切爾雅曰康瓠謂之魏李廵曰大瓠瓢也甄立列切 翰
曰幹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也言時君棄賢

用不肖亦猶轉棄大鼎
之器而寶其瓠瓜也 騰駕罷五臣本 牛驂蹇驢方

驥垂兩耳服鹽車方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

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
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 章

卷之六

三

庸薦復漸不可久方

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

甫殷道也銑曰章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者謂以冠踐籍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

已矣

善曰應劭曰嗟咎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

如亂曰之類也已止也言止矣不可吝嗟之意也

誰語

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聚憂思誰與語事者也壹鬱謂聚憂也

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

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遙切翰曰漂漂高飛貌赴往

龍襄九淵之神龍兮

味深潛以自珍善曰張晏曰音義曰

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張晏曰勿替藏也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

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

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

深

夫豈從蝦與蛭

蟻

音引 善曰應劭曰蟻蟻水蟲害魚者偃背也韋昭曰蝦蟇蟇水

蟲食人者也蟻丘蟻也偃然自絕於蟻蟻况從蝦與蛭蟻也

蝦音遐 銑曰偃殊也蟻蟻水蟲食魚者蝦蟇蟇也蛭蟻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蟻蟻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

隨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與小人從仕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善曰莊子曰宣尼見蟻立之將是聖人僕也是

白理於冥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 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則如良馬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聘千里之道

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

般

五臣本 作盤字

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善曰李奇曰般久也紛紛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栢不去紛紛構

讒意也蚌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懼此各言般栢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為

之故不可尤人也 良曰言屈生盤栢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自為之故也盤栢不進貌紛紛亂離及尤罪也

夫子謂歷九州而相其五臣本無其字君号何必懷此都

也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向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

鳳皇翔于千仞号覽德暉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五臣本作搖增翻而去之善曰如淳曰鳳皇曾擊九千

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

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翻文子曰鳳皇飛千仞

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徵祥也銑

曰鳳皇前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

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翰曰細德

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對險恣為徵祥則搖舉羽翻

而去也增舉也彼尋常之汙鳥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

魚善曰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為之制也良

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大魚暗君亦不能用賢也橫江

取盈原

深

湖之鱣鯨

五臣本作鱣鯨

兮固

五臣本作故字

將制於螻蟻

五臣本作螻蟻

善曰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塗賣必為螻蟻所見制以况小朝王闇不容受忠迂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連切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礙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鱣音尋向曰鱣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一首

井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煥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

毛詩曰嘯歌傷懷

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

善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

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

絕哭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齋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其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謂

時遠也宿草即陳根也

今乃

五臣本無乃字

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

之地

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是興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

意者

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事未

識人情亦可無之

機谷之曰

五臣本無此一句

夫日蝕由乎交分山

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

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

手魏武帝文

解

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向曰日月歲凡十一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然百

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

累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居常安之

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材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

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翰曰山止於地夫以迴天倒

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

館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遼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向曰形骸內性濟世

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濟世

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

卷之三

三

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銑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已而格

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

而不卑余也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區區小也木棺也光于

四表者翳乎叢外祖爾之士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叢爾之

國杜預注曰叢爾小貌也良曰言德聲雖光明編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叢爾小貌也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京志謂將死也長筭

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立賦曰蓋遠迹以飛聲

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

景黔黎之怪頽岸乎銑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

變異之怪乎則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善曰

用魏武帝文

深

卷之四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奭公相康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

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

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善乎

達人之謹言矣善曰聲類曰謹善言也持姬女而指

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

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

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曰持執

也姬衆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

世四

四子云此以累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

重汝輩因下位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相室人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銑曰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

於四子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

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然而婉變力房

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班固漢書哀紀述曰

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東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絲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銑曰婉變從順貌綢繆相親貌

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又曰吾媿好妓人皆五臣

房闈家人則近於細碎也皆著略銅爵五臣本

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於臺堂上施八尺牀五臣本作

樂於臺上銅雀臺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

銅雀臺名良曰著置也武帝又

弔魏武帝文

開

總 歲 五臣本總 帳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 向曰總細布而疎者以為靈帳

朝 脯 上 五臣本 脯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 方武切 說文曰脯乾

向帳 作 妓 翰曰月朝一日也十五 汝等時時登銅雀 乾飯也 蒲秘切 濟曰脯日晚時也 脯 乾飯也 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焉

臺 望 吾 西 陵 墓 田 向曰汝等 又云餘香可分與諸 謂四子也

夫人 諸 舍 中 無 所 為 學 作 履 組 賣 也 善曰舍中謂 衆妾衆妾既

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基 飾以組連以珠 銑曰諸舍中謂衆妾無所為者令學作履

賣之組者以 吾 歷 官 所 得 綬 皆 著 略 藏 中 良曰綬 綵色飾之也

以貫玉佩也 藏 猶 積 中 藏 也 吾 餘 衣 裘 可 別 為 一 藏 不 能 者 兄

弟 可 共 分 之 既 而 竟 分 焉 亡 者 可 以 勿 求 存 者

亡者可以勿求存者

亡者可以勿求存者

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善曰令衣裳別為一藏是二者有求

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二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

是兩傷也

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

去

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

而不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

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令人雖夫得愛不得惡矣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

故必失生 然曰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

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

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不用心

平魏武帝文

深

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

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翰曰皆賢俊所不

宜行之故可廢之也

於是遂憤懣而獻平云爾

善曰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

痛憤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

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

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

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向曰緒業也塗道也

佇重淵

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藪神

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

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運神道以

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奕世載德載猶行

也翰曰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善曰左氏傳子

載行也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

疆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向曰雷擊言如

電之威也勅疆也如遺謂擊疆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

指八極以遠略必前焉善曰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八極也良曰八

而後綏善曰極天下也略取也前謂除前暴亂也綏安也言天

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前暴亂而後安百姓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

闡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靜之風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闡謂天地之

闡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比皆開之故開闡門也舉

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曰大音希聲

循絃謂之微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

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太平紀理紐繼解失徽調也

平魏武帝文

深

而來歸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

銑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

也不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向曰宏普也濟

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

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翰曰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出所推其高德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

預注曰造成也

將覆篲於浚谷擠

子為山乎九

向曰造成臻至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銑曰將覆篲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篲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

峻深也濟墜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

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

顛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齊曰臨

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顛墜當建安之三

八實大命之所艱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翰曰言漢獻帝建安

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

於此年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駕說者也李範曰稅舍也

向曰稅捨也惟降神之繇眇眇千載而遠期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

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

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

甲魏武帝文

深

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 繇邈遠也言聖智
生自幽遠也 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
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子何 曹植大魏
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茲液以

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 雖龍飛於文昌非
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膺當也

王心之所怡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東京賦曰
龍飛白水 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 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 憤西
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
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

劉備困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 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
之不綱 毛詩曰陳師鞠旅 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

爰居伊陽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 鞠養也 旅眾也 泝度也 舉
旗謂戰也 言憤見劉備練兵養眾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

也 踰鎬京而不豫 臨渭濱而有疑 冀翌日之云

瘳彌四旬而成災

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答賈戲曰周望兆勲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

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

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

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其重也彌甚也詠歸塗以反旆登峭

澗而竭

去

來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

曰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峭澗思玄賦曰迴志竭來從玄謀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

也峭澗二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

哉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尚書

曰帝念哉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伊

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

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向曰伊惟也赫

平魏武帝文

開

奕盛貌寔寶也言實終古所難有也

威先天而蓋世力湯盪海而拔山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田巴與馮衍書曰欲播大山而盪北海

銳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徧厄奚險而弗

濟敵何疆而不殘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雖險必濟也雖疆必殺也每因禍

以禔五臣本作提福亦踐危而必安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說文曰

禔安也時移切濟曰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福也雖涉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

巨蔭切 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言委

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

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善曰鷦冠子曰從祀委命 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向曰委棄身撫四子

陰

子

卷下

卷下

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平聲 銑曰積歎謂悲思墮絕也迨營魄

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 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

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良曰迨及也營魄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

也執姬女以嘯瘁指季豹而灌善曰孟子曰

也覺謂人頻眉蹙頓憂貌也灌涕泣垂貌 濟曰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嘯瘁謂蹙眉而憂也灌深悲貌謂遺囑於四子

也氣衝襟以嗚咽五臣本作涕垂睫而汎瀾善曰

詩曰行路亦嗚咽五臣本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芳五臣本

曰薄瀾涕泣闌干也五臣本薄與汎古今字同翰違率土以靖

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五臣本汎瀾疾流貌

依靜寐戢彌天乎五臣本一棺善曰毛詩曰率土之

下毛萇詩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向曰言

平魏武帝文

深

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戰斂彌天之大德
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死也
次空宏度之峻

邈壯大業之允昌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銑
曰咨嗟宏峻高邈遠允信也 思

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
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
臨死始有抑揚之氣
援貞吝以甚
集記 悔雖在我而

不臧
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
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

不臧
濟曰援引也貞正也甚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
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

謂上序所云吾小忿
大過不當效者是也
惜內顧之纏絲恨末命之微詳

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升善曰纏絲惠
好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也 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絲

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惜
其臨終下節乃於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 紆廣

念
五臣本 於履組
向曰謂遺令云學 塵清慮於餘香

作家人
作履組賣之也

銑曰謂遺令云餘結遺情之五臣本婉變何命從而作於字

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

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

王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

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人也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女樂

也即向帳矯感五臣本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作妓是也

善曰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翰曰此謂眾妓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

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謂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

不亡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有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榱桷俯

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庶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庶

開

聖靈之響音像想幽神之復光

善曰響音像音影之異名
曾靈光殿賦曰忽忽縹渺

以響音像琮御子曰下和上
響響音之雅聲影之像形

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

必藏

善曰音以雅聲景以隨形
形聲咸已翳沒影響音故亦
必藏也鷓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
銑曰形

翳則影威聲沒則
音藏音響景影也

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糝而誰嘗

良曰微調也糝乾飯也言
雖進脯糝誰復嘗而食之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

茫茫

善曰毛詩曰
茫茫草木貌

登爵

五臣本
作雀字

臺而羣

悲眈眈

直呂美目其何望

平聲
善曰字林曰眈長眈也博
雅曰眈視也眈與眈同毛詩曰美

目眈兮
張曰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

既晞古以遺累信

簡禮而薄葬

平聲協韻
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
生能薄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

發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
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
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密

華以為貴累信可以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

王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銑曰謂遺令云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

乃遺塵蹟之謗於後世帝王也嗟大變之所有故雖哲而不忘善

言情苟存乎大變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良覽曰嗟其大變愛所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

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工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

東府城城壘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濟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壘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

深

王道子府道子頌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

步竟反 善曰毛萇詩傳曰甃甃甃也今以木為槨中有謂之塼 翰曰封界也或牆也甃亦塼也

二棺正方向兩頭無和 善曰曰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寢葬偃山之尾樂水齧其

墓見棺之前和 向曰棺頭曰和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

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

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槎

撥之應手灰滅 善曰說文曰槎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槎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連切

統曰應手即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

有五銖錢也 良曰五銖謂上 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

核 隔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善曰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白竟

切一作辯字音練辯與練字通濟曰瓜瓣謂銘誌不存

瓜中子與肉也翰曰浮出散在棺外也

公謂彭城王也城者謂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

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衆也版築謂牆版

築杵也司主也窮泉為漸聚壤成基善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一槨既

啓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錘連而五臣本作而善曰左

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簣籠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錘謂之錘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玉語助也濟曰

終古家文

開

畜土籠也鋪鐵也連而流淚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

之也翰曰芻草也言東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几筵糜腐俎且碩低

盤或梅李盜鳥或醢醢善曰爾雅曰盜謂之生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

海說文曰醢酸也呼蹄切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音糜爛腐朽也俎且皆食器也盜瓦器也醢肉醬也醢醋也蔗

傳餘節瓜表遺五百本作餘字犀善注見序文追惟夫子

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

寧悔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

善曰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之人誰為子之先祖功名美惡如

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與

堵皆謂牆高下長短墉不可轉漸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墼既作不可由轉以迴避此

高下長短

家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備五臣本增

哀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

厚曰便房塚壙中室也埋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備或

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向曰以栢木黃心累在棺

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也題棺兩頭也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善曰曹襄遷射聲校射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襄親

復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

得埋掩喪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

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

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祠骸府阿掩

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絕也

骼格城曲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

也掩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曰卜其宅兆

祭百家文

開

善曰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窆窆之事杜預曰窆厚也交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交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濟曰輪葬車之輪也隍城也也交變墓中庭道山足曰麓

棺仍舊木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墳謂冢中也棺或為隧非也向曰墳墓也

合葬非古

周公所存

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銑曰言夫婦合葬非古有也自周公以

來存此

敬遵昔義還祔雙魂

善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禮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

葬也

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

酒以兩壺牲以特豚

濟曰特

幽靈髮髯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五臣本無此一句善曰魏太祖祭橋

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騶騶賦曰幽魂髮髯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翰曰畫

牛於樽故云犧樽也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

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向注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張

邵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

恭承帝命建旛舊楚

善曰賈誼吊屈原

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旛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良曰旛旗

幡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

訪懷沙之淵得捐

佩之浦

善曰楚詞曰懷沙礫而自沈方不忍見之蔽壑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齊曰屈生懷

沙石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佩兮澧浦遺即棄捐也

弭節羅潭

魚舟汨渚

善曰楚詞曰路漫漫其修遠又弭節而高麗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翰曰弭節謂

止駕也艤舟謂船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

開

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戶曾掾三閭大夫並官各

蘭薰而摧玉纈

五臣本

則折

善曰語林曰毛伯成

負其才氣常稱靈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纈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纈緻也

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云身之本

忌堅芳人諱明絮

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絮鮮

白珪 良曰明絮謂忠直也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

此各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

濟

時飛霜急節

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急

相鱗七說曰飛霜厲其末森風激其崖

翰曰溫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水

喻讒言積乃見棄逐急節謂溫風忽然

羸羊

羸羊羸 溝紛昭

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懷不端

善曰嬴秦姓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詠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

會武關遂管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

顛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向曰嬴秦也芊楚

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遵紛為亂君謀折儀尚自度椒

道不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

蘭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紂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

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

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詞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

共潛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諂芳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

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詞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

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銑曰儀張儀也尚靳

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變以備秦兵乃為張儀靳尚等折之

遂絕齊交也貞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

蘭也言屈生懷貞正之節而**身絕郢闕跡徧湘干**善曰

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諧也

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

湘即水名干間也言其逝如湘江故跡徧其間也**比物荃**

蓀連類龍鸞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

用王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蚺

龍鸞鳳以託君子齊曰金孫香草也屈生聲溢金石志

作離騷以香草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

華日月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如彼樹

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也

芳五百本實穎實發善曰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粟

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望汨汨歛歛瞻羅思越善曰吳質

書曰精散思越良曰歛悲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雖有行漳河酌昭忠信也

向曰塵久也苟藉順諛諛取用於時其可以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善曰顏光祿即顏延年也五百住同

文選六下 廿八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

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

惟君之懿早歲飛聲善曰

義窮幾豕文蔽班揚音盈協韻

性婞善同翰注

登朝光

國寶宋之華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大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

才通漢魏譽決龜沙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西被於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

開

流沙 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願君才通於服爵帝

前代也 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願君才通於服爵帝

典樓志雲阿 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樓志實在雲阿言

比景共波 善曰共波猶連波以喻多 向曰言交

叔夜嚴方仲舉 善曰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

風絕侶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

嘯歌琴緒 善曰漢書班伯曰式乎式乎大雅所流連劉靈

游顧移年契闊宴處 善曰何敬祖雜詩

春風首時 善曰何敬祖雜詩

詩曰死生契闊 翰曰曾達與顏君交游顧

也緒猶遠也 游顧移年契闊宴處 善曰何敬祖雜詩

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 向曰

言春與游談賦詠至秋乃死太素無者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晨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也

心悽目泣情條雲互

善曰李陵詩曰仰視驚雲逝紛紛互相踰 良曰泣謂下淚條理也

言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

涼陰掩軒娥月寢耀

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

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 濟曰言涼陰之氣掩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 微

燈動光几牘誰炤

翰曰几牘謂平生披讀典籍之處也雖有燈光誰用其炤曜也 衾

衽長塵絲竹罷調

向曰長生者也 嗟悲蘭宇屑涕松嶠

善曰楚詞曰涕漸漸其如屑 銑曰宇室也屑下也 松嶠謂墓所也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

卷顯光祿文

開

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相公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
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諛
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非獨昊天殲我明懿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齊曰

言古來皆有一死非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也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

五臣本

本作敬奠于饋

善曰

申酌長懷顧望

五臣本

戲歎

嗚呼哀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渭爾長懷中篇而歎

翰曰戲歎悲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開化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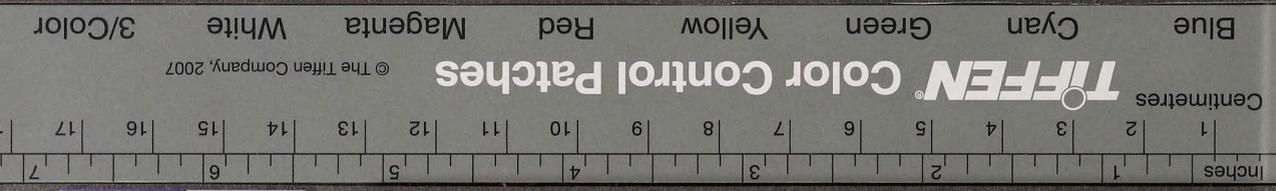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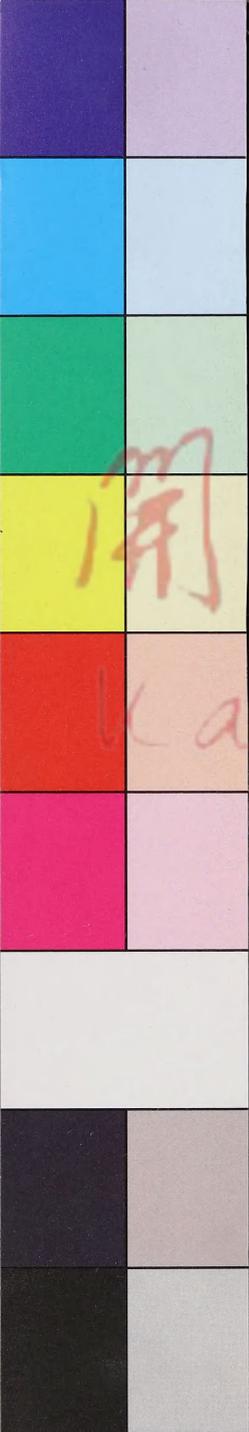
開化圖書館

Wakhu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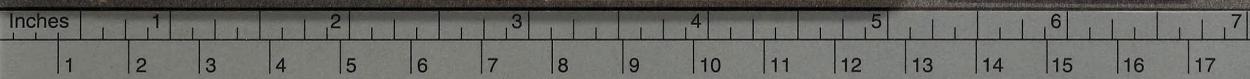


六臣註
文選
三十

開化圖書館
Ka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